



①

参

乡

行

□ 杨逸

十月中旬,去往参乡的路上,遍地金黄。是流光溢彩、寥廓璀璨、层峦叠嶂、漫无涯际的金黄;是神采奕奕、浓淡相宜、见缝插针、毓秀坦荡的金黄;是静止的、涌动的、沉寂的、喧嚣的、安宁的、狂野的、盛大的、细小的、磅礴的、杳渺的、蓄纳万象安之若素的一派金黄。

是成熟的庄稼,是丰收的土地,是秋阳染过的树叶和草木,是以天作幕、以地为席的张扬与铺陈;是檐下的燕窝,是树梢的雀巢,是夜晚白霜到访过的蒹葭和松针,是“风助群鹰击,云随万马来”的旷远庄严,气象恢宏。

车子驶离长春,去往白山的一路,沿途二百余公里,无处不金黄。十几天前盛极一时的红叶,眼下只剩星星点点,如同遗落于巨大金箔之上的朱砂。“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秋季在北方,是中国传统色的轮番上演——从黛绿到赭赤,再到杏黄、雄黄、蝶黄、藤黄、佛手黄、高黄、檀色、乌金,交织牵绊,大片晕染,细看却又自成边界。“是隆重的加冕,也是庄严的覆盖”,每次瞭望养育自己的土地,都会顿生景仰之心。那是灵魂深处的敬畏,是普天之下最为朴素的信仰。对于故土,中国人骨子里都有一份特殊的情结,它总是奇异地分属于每个人,化作血脉中的热爱、踏实的归属感和一世虔诚。

和我一起生长于这片土地的,不光有人,也有山水万物,其中最神奇的,非人参莫属。“它是百草之王,延年益寿,可治百病。”幼年记忆中,我的祖母每次都把人参擎在交叠的掌心,从不用手指点。“人参,堪称大地之子,它有无比强悍的生命力。”我的父亲曾这样教诲他年幼的女儿:“咱们的长白山有老山参,别说冰冻、战乱,就是遭了虫咬,它也能自愈伤口,坚强活下去。”

时节有节律,人生也有诸多铁律。有些话是注定要撇开时光,独自返回的。人到中年,我对一种古老的植物升腾起庞大的敬意。它是北方的宝藏,是东北三宝中的第一宝,可它承载的意义对于我,却远不止于此。以它的微小,能不惧苦寒,持守生命之根历经数十年、成百上千年,这早已不仅仅是一株植物的简单“作为”了。是什么呢?我想到了顽强、执着、勇毅、坚韧——寰宇之下,物种是人为划分的,可是在生命所需要的内在力量面前,万物如一。

明心见性是值得追求的境界。回首岁月时我突发奇想:也许正是天地间的正念化身万物,只有拨云见日找到内在的相通,生命与生命间最刻骨铭心的相遇,方会来到。动身前往,为那神圣的一刻。穿过莽苍无际的金黄大地,穿过身披白雾的巨岭深壑,向一种精神的来处,向派生万物的天地,向古老的采参习俗,向《山海经》中的“肃慎之国”,向《后汉书·东夷列传》中的“单于大岭”,掣风而行。

行程安排的原因,最先见到的不是藏身于深山老岭的山野地精,而是已经上市的成参。在抚松,人参的加工和交易,井然有序和规模宏大,给了我巨大的震撼。曾有那么一瞬间,我犹疑着该向前迈进还是在原地惊叹。眼下虽不是人参节,可眼前的人参交易市场却货源充沛,一派繁荣。人工种植的园参、林下参,沾泥带土,未经整饬,却各有各的诚恳,各有各的用途和当量——我回避用价格二字,因为知道,每棵人参都是参农用膝盖“跪”出来的。薅草、松土、除蕾、采果、扶苗,一棵人参从播种到成熟,按六年时间计算,参农要跪三十八次。那是人世间的虔诚的、最虔诚的期盼,我不忍心用“价格”将其轻慢。

先后走访的三家民企,整个生产加工流程都向人洞开,企业精神和洗参的水汽、烘参的香气一道,昭告着东北人的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抚松这枚繁茂的参业“巨果”绝非偶然凑泊,而是历史窖酿的一份必然、一种继承和延续。“地处边远,草来初辟”的抚松,人参种植始于1567年,到了民国初期,这里的园参种植和交易早已蔚然成风。抚松县“参业公会”设在甸子街,当年往来于甸子街买卖人参的不下千人。《抚松县志》记载,“参业公会”有“瓦房十五间,规模极为完备”。民间俗称人参为“棒槌”,抚松的人参种植地被称为“棒槌营”。《抚松县志》记有准确数据——当时抚松全县的“棒槌营”总计740多家,每年出产量28万斤,“出产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七,总销营口,分销全球”。

野山参的日益匮乏催化了园参种植和交易产业。事实上,百年前的数据也在验证着一份“因果”——从野生到人工种植,是人参得以在天地间长存的必然。数千年前,当野山参被人类尊奉为“神草灵根”的那一刻,接受膜拜与濒临绝迹,便已同时成为它的宿命。它经历了神农氏勇尝百草,被汉代《礼纬》一书誉作“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睥睨过从秦始皇到晋武帝、唐宪宗、唐穆宗羽化登仙长生不老的皇帝大梦,强壮过流放岭南的苏东坡,一次次作为珍品供奉朝廷。在《本草纲目》中,因其“补元阳,生阴血,而泻阴火”的属性,被李时珍明确为“治男妇一切虚症”,是传统中医“治虚劳内伤第一要药”。

人类一面膜拜野山参的灵性,一面竭力践行着物尽其用。这是人类的自相矛盾,也是从洪荒远古跋涉到壮丽盛世所倚仗的伟大智慧。矛盾,未尝不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情有独钟。民间的诸多习俗都与这种自相矛盾有关,甚至整个人类文明,都是“复杂心念”的产物。

关于采参的民间习俗,直抵脑海的,便是“开山”“放山”“喊山”和老把头。在长白山的深山老林中,老而成宝的野山参,不惧雨雪,不怕野兽,又盼又怕的,是同样老而成宝的参把头。一棵饱经沧桑的千年老参,躲得过“开山”的香火,“放山”的脚印,“喊山”的吆喝,甚至能躲过“索拔棍”、挖参杆子、棒槌索、快斧子、手锯、剪子、背筐和吊锅,可它躲不过一个字,懂。

懂它气节,懂它悲怆,懂它漫长岁月馈赠的伤疤,懂它无声的炽烈和刻在灵魂深处的图腾。懂它时令,懂它品性,懂它什么时候会红花登顶,现身山林。

为了这个“懂”字,它用茎叶誉写家乡,用根须记录大地,用鲜红的果实赓续生命的循环。一个“懂”字,让它告别山林,走进人间。当老把头跪在它面前,老参知道,属于自己的神圣一刻已经到来。为那一眼万年的懂与惜,老参从容抖落开静若处子的六品叶。土为知己,老把头领悟,站住,噙热泪,徐徐跪下。一叩,二叩,三叩。叩老参恩顾他一介草莽,敬老参骨子里里薄云天,拜彼此间性命托付的刹那永恒。刹那间,林中光芒四射,照见三界之暗,照得五蕴皆空。

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靖宇县的山林默立,我在无边联想中,在老把头与老山参的知交中,也在抗联志士为家国断腕的孤勇中,想起杨靖宇将军为国捐躯前的凛然大义。没有深情挚爱,空活亿万年也是虚妄。靖宇的山参,因为见识过厉兵秣马、生死征战,经历过“驱寇寇、挫强梁”,在我心中便有了魂魄,和筋骨。

可我仍然在寻找。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我目睹过人间壮阔,也必将找到等待和我照面的那株百草之王。不用它的皂眷,它生长在土地中的姿态对我就是修复,修复我生命中丧失了勇敢的某些细胞。

它也等累了吧?“知道你在世上,却不知你在哪条路上。三江源头好日子白白流淌,我与谁何重逢在世上。”明明听见它在吟唱,明明人间大地,万丈金黄。

薄暮的夕阳让深秋的金黄更加盛大,几乎汹涌。一行人来到靖宇县赫赫有名的进学野山参基地。这片方圆600亩的树林,被张进学老人承包,已有四十余年。老人瘦小,年近古稀,一双骨节嶙峋的手却透着粗犷和力气。他二十几岁种下的参,如今很多还在林下生长。他老了,可他觉得那些参还没吸饱大地的真气。

“种植的林下参旁边,长着很多野山参,都是山风撒的种子。”
“呵护个百年,对于后人,不就是老山参吗?”
声音洪亮,笑声爽朗。时间消解了数十年初次种参的失败,时间在“一生别无他求”的恒初中歌唱。额头接纳了皱纹,像土地怀抱细密的参须。

得道者得天下。对于把一生都奉献给林下参的老人,这片林地就是他的天下。对于他,心无杂念是“道”,无怨无悔是“人生大道”。

“能不能长成老山参,还要看这棵参自个儿,看它有没有那股子劲儿。”
字字铿锵。一瞬间,夕照落地,一束非凡之色笼罩四野。养参与参,一定有着纵横交错盘根错节的缘分。冥冥中,他们是彼此唯一的交付,就像老把头和老山参。汉语中有个词,此时显得如此妥帖:缘定三生。

严寒长达半年的北方,人与参之间,除了形貌相似,一定有着至为深刻的内在相通。这种相通,王勃称之为“青云之志”,陆游则在诗句里称其“壮心”。苏轼将其坦陈为“坚忍不拔之志”,到了文天祥笔下,又化身为“留取丹心照汗青”里的“丹心”。它没有形状,却有个响亮的名字:志向。

沐风栉雨、历经千年是志向。保家卫国、无畏生死是志向。薪火传承、国富民强,是可以燎原、关乎崛起、永不熄灭的志向,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气概和凌云壮志。

当我起身追赶,同行人已遥遥在前。身后是整片树林,无数等待变老的珍宝。告别之前,我曾在它们面前止步。它们是比整个中国史都要古老的物种,为了与人类心性的相互映照,已经在冰雪之地传承了千万代。在风浩雪冥的长白山脉,状如人形的它们,镇守秉性,轮回了无数个永恒。

这是我所追寻的神圣时刻。一旦在世界的某个缝隙瞥见它,我便感到深深的释然。在壮阔人间,无须刻意印证的心意相通,早已让彼此内心的松柏常青。



②

①陈维珍 剪纸
②③潘红 摄

我和你

——一棵百年山参的自述

□郭志义

我在深山里隐居了百年
你的大爷、爷爷、父亲,还有你
无数次走过我身边
我总是向你们送去笑靥
却从未换来你们的回眸和只语片言
是田地里的劳作让你们身心俱疲
还是生活的忙碌让你们无暇顾及路上的风景

你的祖上有许多故事至今在村里流传
大爷当年把流匪堵在村前
爷爷用火炬和鸟铳把凶恶的狼群驱散
父亲则以血肉之躯扑灭林中火焰
这一切我都历历在目了然于心

寂夜深山星移斗转
似水流年月日经天
棒槌沟青山做伴,林间溪谷流水潺潺
你们祖祖辈辈终日劳作从不抱怨

那年初秋的一纸信函
你将步入大学门槛
此刻,我知道该把你呼唤
于是,用无声的语言引领你来到我身边
你惊呼、你感叹、你绽放笑脸
棒槌、棒槌
山谷中回荡着你惊喜的呼喊
百年山参让小村石破天惊

你把我小心翼翼背出了深山
我送你轰轰烈烈走进了校园
从此,我们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变



行吟吉林
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人参,其根植土壤,花开顶端,身形似娃,通体皆宝,一直与山水、土地、万物相伴,从古至今被冠以仙草之称。

金秋送爽,在敦化市敦东大市场特产销售区,野生参、林下参、园参琳琅满目。外地经销商观看参类时的赞许声、洽谈声,其他农产品的叫卖声,不绝于耳。热闹集市,参农占大方展,特别是野山参展区,棵棵鲜嫩,形状惟妙惟肖。有的身形酷似胖娃娃,可爱至极,根须伸展分明,如指如丝,彰显年轮,令人赞叹。物产丰富的长白山,一直是野山参的家园,是追赶“棒槌”人的乐园,更是逐梦人的竞技场。

集市上,我竟与参农红梅相遇,惊喜自不用说。红梅从事参业30载,养就夫妻俩肤色棕红有光,笑靥如参花荡漾。两方摆台,一方野山参,是丈夫在长白山放山之收获;一方林下参与园参,是夫妻俩辛勤耕耘之成果。

关东三宝,人参、貂皮、鹿茸角,人参为首,被称为“百草之王”,集日月之精华,在这片神奇的土地绽放旖旎。人参满语名称“奥厚达”,译为汉语即“百草之王”。人参,在长白山地不但是奇珍异宝,与它有关的神秘传说,从孩童到耄耋老人,都会娓娓道来。年近60岁的红梅,家族都与人参相依。爷爷和父亲是长白山一带有名的放山人,家里姊妹三人,都从事人参产业。

人参是五加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为国家重点一级保护野生植物,长白山更是人参的发源地。唐宋以后,东北少数民族向帝王进贡的珍品就是人参。在《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等史书都有记载:“地饶林山,田宜麻谷,土产人参。”野山参年头越多,药用价值越高,性情越发温和,滋阴养肾,补脾益肺,安定心神,回阳救逆。关于人参价值功效,在山里人口中,还有许多神奇功效,包括起死回生等等。

因红梅参基地在乡村,每年我们都相约林下,话题除了小时候的趣事,还有人参。红梅爷爷和父亲年轻时一直在长白山一带放山,爷爷是个山把头,俗称“头棍儿”。进得山林,放山人的生活及命运,与森林紧紧拴在一起,以林为家,与万物共处。爷俩曾挖到一根六品叶参宝,足足八两半重,参形微妙,品相极佳,曾在当地轰动一时。红梅从小就憧憬在大森林中与红肚兜参娃相遇,每次父亲从山中归来,红梅不去看背篓里是否有参,而是缠着父亲讲山中奇遇。

放山有放山的规矩,多在黄金季节入山,先拜山神,磕仁响头,奉供祭品,遵循孙良“老把头”山训,带着“索拔棍、快当签子”等结伴进山。搭伙儿进山要去单回双,寄予希望,盼得回山时能抱回人参,算是一人。放山人中必有三个主要人物:一是把头,俗称头棍;二是压队的,俗称边棍;三是端锅的,俗称后勤部长。

在家乡,老辈人将进山挖参叫作“撵棒槌”,听到棒槌鸟叫,放山人会喜形于色。人参要经过4年光景方能授粉,经过5—6年吸纳日月精华,方能擎珠奉玉。“漫山遍野小绿果,底下睡着金娃娃”,每年一棵人参才能奉上一朵花儿,可见参花之金贵。

初夏临至,于万花丛中的参花为黄绿色、紫白色,其果实扁圆呈红色,花朵小巧。这样外形奇特的小花,却含有20多种皂苷类活性物质,十几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每年,我都能收到红梅的参花,泡一杯,淡淡参香,沁入脾肺,别有情怀。家乡人称参花为“仙草花”,有“绿色黄金”之称。到了仲夏,玛瑙般鲜红的参果于万绿丛中,时隐时现。

喜欢人参,酷爱参花,祈愿美好如约,更期待红梅的参业,承载更多的参文化,终待花开果成。

潜心深造,只为活出人样,
既是长白圣地仙草的归终,也
是红梅花开的初衷。

仙草神韵

□宇心



③